

# 文匯週報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二月十七日出版

第十五十六期合刊

第四卷

要在柏林的城頭

升起勝利的旗幟

論黑海三巨頭會議  
蘇聯的再造與更生



81

孫伏園主編 中外出版社印行

• 號六〇一街校專美慶重 •

• 號〇一五九第字警證記登部政內 •

# 要在柏林的城頭 升起起勝利的旗幟！

沙 溪

人民的心嚮往着蘇軍。

蘇軍的心嚮往着柏林。蘇軍要在柏林的城頭升起勝利的旗幟。

第四度蘇聯冬季攻勢是決定性的推發法西的攻勢，它不但在軍事上，而且在政治上，第四度的蘇聯紅軍的攻勢創造了神效。

正像歷次的戰鬥一樣，蘇軍創造了一頁一頁的輝煌的史冊，第四度的蘇聯紅軍的攻勢創造了神效。

準備祇有二十天，蘇軍從攻勢的出發點，向西推進了二百五十英里（約八百英里），解放了華沙，東普魯士，波蘭的全境，戰線自北

至南綿延達八百英里（約二千五百英里）。大規模的迂回戰線，然而還沒有過一週，就能擊破一般表現更神速的攻勢。

蘇軍的攻勢開始於一月十二日，維斯杜拉河西岸，桑多密爾以西，這是烏克蘭第三線，兩次以後，又在華沙以南，華沙以北發動攻勢，這是白俄羅斯

第一線和第二線，相隔不過一天，東普魯士北部，白俄羅斯第三線開始出擊。同日波蘭南部薩維克烏克蘭第二線向捷斯進攻，這線，波蘭東線有了

五支強大的部隊，一起在普魯士，東普魯士，長驅直進。而在匈牙利境內：布達佩斯西北和西南，匈捷邊境上密斯科爾茲作戰的蘇軍，還未計算

在內。

在五路的攻勢中間，朱可夫將軍所部的白俄羅斯第一線無感這股強大的主力部隊。當他在一月十四日在華沙以南發動攻勢時，距離華沙還有五十

哩。蘇軍首先在華沙西南迅速佔領了西拉多夫，戴斯通河索卡徹夫的道路，迂迴至華沙北部，渡過了維斯杜拉河，擊穿了華沙。在以後這些向西奔

流的日子裏，接連攻克了索卡徹夫，洛維茲，比亞特科夫（十八日），羅茲，托馬索夫，庫特諾（十九日），

自庫特諾往西是一片沼澤，德軍在從這裏起驅逐塔瓦河，至格尼斯諾，北向羅茲，南向奧得河三角地帶，東邊的咽喉地，整個領土

構成立體的設防區。然而照樣被突破了。二十二日格尼斯諾佔領，面向波森，同日北翼攻佔比西面，次日克復布朗堡（比特哥羅契），波森至但澤

鐵路被截斷，托倫要塞也投降了。蘇軍向西向奈德爾攻進。

波森地位的重要，祇需一看地圖就可以明瞭。這處是有向德國的交通總樞，位在萊塔河的西岸，這處是立備設防的要塞。然而蘇軍却從它的南面

和北面越過了它，從它的西面才來包圍了它，是這樣的從包圍和不在乎，兩天之後，朱可夫將軍的先鋒部隊穿過了波蘭的邊境，兩路進入了德國，南

面的一支攻佔了德利考，熙非布爾，海塞利茲（均一月三十一日），北面的一支攻克了蘭芝堡（一月三十一日）。蘇軍現在望見了奧得河，來到了法

蘭旁，和庫特林的外圍。距離柏林五十哩的地方，希特勒祇得下一條死命令，須有必要的補助。

一軍團的直入，在軍事上是避忌的，朱可夫將軍的中路軍須有必要的補助。

烏克蘭第三線和白俄羅斯第二線組成了朱可夫將軍的南北翼，兩翼就部隊的數量說，會許不及中路，但他們所造成的大規模迂迴機動的戰鬥，一樣

造成了戰史上的奇蹟。

白俄羅斯第二線的戰鬥開始於一月十四日，在華沙以北，在開頭三天的攻擊中，推進了八十英里，接連攻克普隆斯克，齊科諾夫，馬庫夫，姆拉

瓦（十八日），隨即列入東普魯士，攻克了第一次大戰著名的古戰場坦登堡（二十一日），次日連續攻取了德意志埃芬，奧斯特羅赫，何倫斯坦。

蘇軍並不祇求克服幾個要地，却順着東普魯士和波蘭邊境上的鐵道向美馬連堡，二十六日迅速擊破路障之後，東普魯士二十五萬個德軍變成了囊中

之寶。留在給白俄羅斯第三線的蘇軍現在在這塊孤立的土地上隨着地崩潰而逃向些極凶的野獸。

這真是何等奇異的規模，何等的氣魄！

烏克蘭第三線蘇軍的機動迂迴，那可更是神奇，這是科尼夫將軍的部隊，一月十二日最先發動攻勢的一支。兩天之內推進了八十英里，十四日攻克

千軍萬馬，被圍了塞爾達科羅茲；第二天立即攻克了托爾斯，城成功的三天之後佔領了捷斯利科，從這處蘇軍進入了西里西亞，倫意志的煤

礦工業發達。蘇軍沒有直接進攻那些就在東面頭頭地工業城市，却是巧妙地從他們的後方，先佔取了鐵路中心克羅埃茨堡（二十一日），那時候的蘇

軍

軍

軍

軍



# 論黑海三巨頭會議

· 陳翰伯 ·

## 輝煌着德黑蘭精神的一年

十四個月以前，羅斯福總統，史達林元帥，和邱吉爾首相在伊爾底斯都德黑蘭舉行集會。他們向全世界宣告：「……我們懷着希望和決心來到這裏。我們成了事實上的朋友，精神上的朋友，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在這兒分手。」

如今，他們又懷着同樣的希望和決心，來到了黑海區某要港。第二次的三大巨頭會議是未來和平會議的先聲；同時在軍事的意思方面，是要把反德聯合戰路最後的一錘致命地敲在希特勒底頭頂。三巨頭會議必然是以軍事為第一要義。其結果就是提早盟軍會師柏林的日子。

過去的十四個月，是輝煌着德黑蘭精神的一年。過去的一年，美蘇英三國已經把「從東面，西面，和南面進行的軍事行動」。變成了鋼鐵般的事實。而且，三國「懷着信心瞻望着那麼一天，那時全世界所有各國的人民都可以過自由的生活，不受暴政的摧殘，而憑他們的各種多樣的願望和他們自己的良心而生活。」這也個個地，先後地，不同程度地實現了。

戰爭帶來了新的形勢。它以排山倒海的力量掃落了幾個軸心衛星國，它以解放着底英委把自由重慶吹進幾個遭受了苦難的國家。然而，一切的發展是不平衡的。三國在政治上的團結合作，催生了軍事

上「聯合戰時」；但軍事底勇猛直前，使政治遠遠地落在現實要求後面而去了。三大巨頭底會議桌上擺着許多未及預料的課題。我們沒有理由要求三大盟國老早卜知這些課題，但在它們存在了的時候，是應該繼承着德黑蘭底精神，予以合理的解決的。

史達林對於國際爭論，有這樣的一股看法：「令人驚奇的事情，並不是三國偉大強詞爭論的存在，而是爭論竟這麼少，並且在實際上每一場合，總是以團結與協調的精神解決了。關係重大的，倒不是有爭論，而是這些爭論並不會超過三國偉大強國的團結利益所許可的範圍，並且這些爭論畢竟依照那種團結的利益而解決了。」（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六日演講。）

羅斯福也說過：「我們並知道一項簡單的真理，就是交友之道，是本身以友道待人，如果我們用懷疑，不信任和恐懼的態度來處理，就無法獲得持久和平。我們僅有用諒解，信任，並靠信心而來的勇氣做事，才能獲得持久和平。」（一月二十日就職演說）

盟國領袖有這樣坦白的表示，即使有在濟如此衆多的困難，當解決的條件已經具備的時候，問題是終於要得解決的。

## 要有一個民主自由的德國

柏林不久就會升起勝利的旗幟。東線軍事的偉大

成就必然要提早三大巨頭的會議。不管納粹還夢想什麼「南鄰優越」，不管他們還策劃什麼「游擊戰」，德國底日子是屈指可數了。

然而，要在盟軍勝利之後就要來臨的就是怎樣處理德國的問題。這個問題真是複雜萬端。據指出來，最重要的是德國領土問題與德國政府問題。在第二次三大巨頭會議之前，關於這個問題，美英蘇還沒有獲得一致的見解。這是事實。然而，現在已經臨到必須到達協調的階段。

在一個期間以內，盟軍必須佔領德國，這是不必置疑的。但在長遠的方面去看，盟軍不能永遠佔領德國。那麼是不是把德國分成三個部份，或是沿邊佔領德土，縮小它底疆界，是不是把德國底重工業和對外貿易完全割給盟國，而把它變成三等農業小國？

這種願望的想法是愚蠢的。毀滅德國是不可能的，毀滅德國民族更是非必要的，盟國所應該根絕的是希特勒和他底納粹主義，並且要防止普魯士軍國主義底死灰復燃。

莫斯科方面認為德國領土底調整與人口底移動是必要的。然而這不是瓜分德國的計劃。

邱吉爾曾經宣佈過大西洋憲章不能適用於德國，蘇聯顯然是支持這意見的。大西洋憲章第二條規定：「凡未經有自由意志所同意的領土變更，兩國不願其實現。」在英國有一派老早就是張伯倫政

策底擬議者居然叫蘇聯要把握這一條原則同樣適用在德國。也就是鼓吹沒有德國人民底許可，任何對德國的領土變更都不能發生。這種軟弱主義的看法，完全是有害於反德集團共同鬥爭的。英外次勞氏二月八日在下院宣稱：「英政府之政策雖以聯合國所共同遵守之大西洋憲章各款為準則，但英政府認爲該憲章中並未絕對規定任何歐洲領土主權之轉移必須取得該區居民之同意。」這就嚴重重申了英方底見解。

納粹覆亡以後，是誰掌握德國政權呢？

在蘇聯境內，若早存在着一個自由意志委員會。據最近消息，這個委員會以史達林格勒德軍降將鮑羅斯上將為首，成立德國臨時政府。美國非官方波初的反德認爲這個政府將有利於促使德國投降。但英美到底是怎樣的想法，我們還不知道。這個政府是不是會出現，英美是不是歡喜這個政府，它是不是德國唯一的代表，職權，不要談這個（或別的）新政府一代人受過，新政府必須加以解決。一切的先決條件，是要有一個民主自由的德國政府。有了德國人民底代表和盟軍代表議訂的爲了世界久遠前途的共濟，和平才會得到保證。

盟國領袖會議在處理德國問題方面，應該取得一致協議的，還有懲處戰爭罪問題。賠款經濟方面的勞工僱用，工業管制等等的條件，這一切都要等待歐洲顧問委員會處理。三強會議或許會擴大委員會底職權，好讓它在諮詢權之外，還有行政權。

### 東歐停戰協定的楷模

波蘭臨時政府主席庫拉夫基說：「我們的西部

邊界要順着尼河到奧得河，從那兒再往北到波羅的海，我們的西部邊界還要往西稍橫突出把斯退丁能包圍在內。」那麼，現在正在進行戰爭的東普魯士、西里西亞、波米蘭尼亞和勃蘭登堡底一部份都要劃給波蘭。波蘭領土底變更是和德國領土底變更互相關聯的。蘇聯毗連波蘭的東嶺，必須改變，這就意味着蘇聯收復失土，不管波蘭流亡政府還在固執着自已的觀點，這個問題也是無所爭辯的了。英美都同意波蘭應該向德國取得領土報償。把舊有的幾輩代的波蘭領土，從德國人底手裏奪取回來，不祇是為了恢復歷史的正義，而且是制強普魯士軍國主義底必要步驟之一。

波蘭政府問題也是一個大僵局。去年八月十日，波蘭總理米洛拉茲柯兩次訪問莫斯科，都沒有滑滑局勢。到了十二月三十一日，波蘭臨時政府成立，波蘭人民就注定了流亡政府永遠流亡的命運。英國雖然相當支持波蘭流亡政府，但同樣地主張兩個政權應該在民主的基礎上進行合流談判，在某個限度上要像南斯拉夫似的。英國明瞭蘇聯對波蘭的問題，不是領土野心，不是經濟侵略，它所關心的是在國際裏出現一個什麼樣的政府，這個政府是不是可能充當反蘇前衛，成爲另一次大戰底導因。蘇聯底這道戒心，是有理由的。

把這一戰區同樣地運用在巴爾幹，也是可以解釋的。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從前是蘇聯底敵人；後來，蘇聯軍隊在兩國境內驅逐了德軍，而且現在也還駐紮在這裏。在巴爾幹，盟國管制委員會雖然是以蘇聯爲主導，但蘇聯並干涉兩國底內政。這和在義大利的盟國管制委員會一樣，雖然也是以英美爲主導，但英美也應該干涉義大利的內政。

蘇聯（盟國）對東歐國家簽訂的停戰協定，對於歐洲問題最後解決，不同程度地提供了一些楷模。解決德國的問題，不能離開歐洲的一般和平問題；一般的和平問題，不能忽視個別的情勢，特別是對戰敗德國的看法，不能認爲是要把德國從地圖上抹下去，更不能倡導消滅德意志民族的反動主張。

### 找出西歐團結底新基調

雅典屋簷下的市街戰，引起了世人底震驚。同樣地，義大利組閣問題，布魯塞爾殺殺事件，都是無限憂慮的種子。發生這些問題的地點，都是大英帝國生存做倒的所在，它必須採取積極態度，而這個態度在表現行爲上，就造成許多接續而至的大不愉快。

認爲蘇聯會支持英國在地中海，在西歐的立場，做爲換取英國支持蘇聯在巴爾幹，在東歐的立場，這種觀點是不正確的，而且等於是在敲擊的謬誤。這種舊式勢力範圍的看法，是不合時宜的。英國曾經企圖聯結法荷丹葡德西歐集團，終於因爲法國底末肯贊助辦法而失敗了。英國還想在戰後運用勢力均衡的政策，這是不合時宜的，也不是有效法的。勢力均衡就祇有招致禍患。英國一定會在三巨頭會議中，找出盟國團結底所基調，放棄光榮而孤立的地位。

由於參加了對德戰爭，美國自然預預了歐洲的事務。但美國一向主張，各解放國有權按照民主的路線自行選擇政府。美國官方會否否認羅斯福總統就允許英國自由底宣佈希臘問題。斯退丁紙表示並不同意反對史佛卓事件。美國官方又一再聲明對於比利

# 蘇聯對世界機構的見解

美·史提芬斯著 潘際桐譯

蘇聯對於未來世界和平機構的本質和權力的看法，要看蘇聯對國際法的態度和它過去與國聯的關係而定。

在兩次世界大戰中間的二十一年以內，蘇聯和國聯的關係是一個完整的圖畫——開始和結束的時候，都遭遇到戰爭。

但是從一九三五年允許蘇聯加入國聯到犧牲捷克的慕尼黑協定（蘇聯沒有參加）這一段期間，蘇聯在日內瓦的代表會力圖在國聯發言有獻力量，但是沒有獲得成功。

慕尼黑會議終於破壞了蘇聯的希望，沒有帶把國聯變成防止侵略的一個有效的工具。雖然蘇聯放棄了他們以前提倡的方法和原則蘇聯人民現在也急於用別種方法使他們自己國土躲開不能避免的大火。

依照蘇聯人士的見解，任何國際法的原則，如果一旦不能促進它所規定的目標，這種國際法的原則便不再有效。而他們因為慕尼黑協定的關係，認為國聯盟約已失去全部適當的意義。更進一步說，蘇聯人士知道或者懷疑，列強正用陰謀把未來戰爭的火花向他們吹去。

國聯委員會各會員國，既沒有能採取行動阻止一九三九年十二月的歐洲主要戰爭，反而把全部國聯盟約拖在蘇聯的身上，（全部國聯盟約第一次的運

用，也是最後一次的運用）這可以說是歷史的諷刺。

蘇聯原已對國聯厭倦並且看透了，在他們看來，國聯這種最後的姿態，就是其他會員國藉此平息爭執而共同對蘇聯表示敬謝的一個證明。蘇聯和國聯的關係，到此已告結束。

同樣的，出席頌巴敦國會議（就是最後國聯和平機構會議）的蘇方代表，深深以爲國聯其他會員國在一九三九年和他們在一九一九年一樣，隨隨便便對蘇聯反對蘇聯，所以才堅持在何未來世界和平機構中，列強委員會的代表，包括蘇聯在內，須有保留否決一權利。因爲不然，蘇聯便處於少數者的地位而被一多數的資本主義者所支配。

上面這些，只要在蘇聯機構中促進和平的初意盡力而時，也就不會成爲問題。蘇聯所關切的是新國聯中其他會員國是否會如舊國聯的一樣，在某種程度上產生一種對蘇聯的偏見。

這一切強調了目前局勢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相似的地方。然而，在目前具有積極性的新而強大的因素。

最近幾年是蘇聯自從在一九三九年退出國聯以後，便和向列強進行史無前例的密切合作和互

時的關心，祇能限於是軍事方面的。但，若是說美國對於歐洲的政治問題並不感覺興趣，這當然也是錯誤的。美國在參戰以前，曾支持過貝當，參戰以後曾扶植過達朗。吉姆德。美國現在已經修正了這個政策。

幾天以前，傳說英法荷比正在舉行西歐會議，據說這是三巨頭會議第一項最重要的結果。「傳四國在羅斯史實助之下，將締結強國之協定，俾彼等之間，能在財政與經濟兩方面密切合作，並防止再發動侵略。」（倫敦二月四日路透電）這還還有證實。萬一果然三巨頭會議政治結果之一，那就必然是改變了邱吉爾式的西歐集團。西歐必然應與東歐（主要的與蘇聯）合作，以防止德國爲唯一任

務。

二月五日法國戴高樂將軍廣播演說是有意味深長的。他說：「法國的生命，決定在如何處置戰敗的德國。我們已通告盟方，法國對於未經過問其他國家同等地位討論並贊同的任何協定，將不承認有受束縛的義務。」（倫敦二月五日路透電）戴高樂透露了不滿的情緒，對於處置德國的問題，法國一向主張佔領軍團圍困，但邱吉爾並不同意這種辦法，顯然法國沒有參加這大的三強會議，而將來也必須以一連串的國際會議，補充三巨頭會議的結果。

## 提出透澈的解決方案

這些政治問題底紛爭，正像是惡劣的天氣一樣，對於軍事行動是會發生影響的。這些政治問題底紛爭，反倒比德軍底西線反攻還更可怕。盟國領袖必須把一些不符節拍的音調，調整起來。從大西洋憲章擴大到廿六國宣言，一直到前年多



新國聯將要擴大到和平時期中的世界，這假設時的  
合作。但是要達到這一種境界，必須洗除舊時的猜  
忌，而且，今天蘇聯已不再像它在一九一九年，是  
一個可以說破的破落戶。但是具有深遠的歷史基礎  
的猜忌感，因為一九三九年不堪忍受的痛楚，還  
是在復舊作痛。

蘇聯外交委員會給美總統威爾遜的一封信電  
報，是蘇聯最早對於國聯發表的聲明。電報中提到  
當時討論的國際契約問題，措辭很為率直，齊吉林  
著意諷刺，提議「……剷除各國的資本家，作為  
國聯另一個基本原則……」並且進一步警告說，不  
然這個提議中的國際組織便要證明是一個「……反  
對各國的資本家聯盟。」

當時蘇聯恐怕要產生的國聯，在事實上也許是一  
種反共的干涉蘇聯的談判所。這種恐懼感不是毫無  
根據的。

那時蘇聯協約國政治家總伯戰敗的德國跟蘇聯締  
盟。英邱吉爾曾教促聯軍最高統帥部加緊對蘇聯的  
武裝干涉，理由是「……假如仍然讓俄國赤化，德  
國將要從俄國取得德國的殖民地和在西線退却時所  
損失的資源：」「法總理克里蒙梭也表示類似的態  
度。

組織國聯。原來計畫中確實包含這些干涉主義者

的意見。這計畫是由英軍元帥史末資起草的，主張  
把俄國擯於世界列強之外，列入第二流的國家，史  
末資稱爲「中俄羅斯」，而且在國聯委員會只能佔  
有一個半永久性的席次。

至於從前沙俄統治下的其餘地區，史末資計畫中  
主張予以分割，由國聯委任英法俄三國代管。和以  
前將俄國土產讓與鄂吐曼帝國的處置彷彿。

列甫就是爲了這個計畫而辛辣的批評提議中的國  
聯是一個「世界強盜的聯盟」。

即使反共的俄國人對史末資的計畫也猛烈反對，  
這計畫後來被威爾遜總統和他的顧問打消了。但是  
瓜分俄國而企圖並沒有全部放棄，而終於採取了更  
緩慢的形式，如克里蒙梭所提議的由各鄰國組成「  
防禦地帶」這批鄰國主要是帝俄西陲的國家。因  
爲這層關係，法國的外交便鼓勵波蘭和羅馬尼亞儘  
量利用俄國的弱點，儘量爲他們自己佔領土地。

原文載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基督教科學新  
言報」。

本文作者E. H. Phipps, Jr. 是基督教科  
學新言報的記者曾兩次奉命赴蘇採訪。最  
近已經回到美國。文匯週報第三卷第二十  
五、六期曾經刊登史提分斯的文章，  
是研究今日蘇聯的上好參考資料。

天莫斯科會議，開聯會會議，和德羅蘭會議幾個歷  
史文件，都沒有全部包括當前的形勢。這些宣言本  
身說明了國際合作底發展，但並非包容高層地預見  
許多問題。就是賴巴敦環國會議論「聯合」建  
議案，也還留下了若干極重大的未決問題。

大西洋會議是必須加以發展的。國際間都承認大  
西洋憲章底基本原則是生動而公正的。但都沒有認  
爲這些基本原則是一成不變。必須考慮新生的具體  
條件而使這些基本原則具體化，以貫徹新階段  
中反對共同敵人的主要任務。

第二次三大巨頭會議一定要對當時許多重要的問  
題提出透澈的解決方案。反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不  
會由於柏林而告終結，要在盟國間的鬥爭看  
顯巨的鬥爭。

編者按：本文校對時，我們已經看到三國會  
議底第一次公報，特附錄於後，以供參考：  
「塔斯社莫斯科七日電」美利堅合衆國總  
統，蘇聯首長和大小列強首相，借同他們的參  
謀長，三國外長，以及其他顧問，現在聖海  
區域閉會，他們的宗旨是商量關於使共同敵  
人完全敗北的計畫，以及關於和他們同盟國  
共同爲一種永久和平建立堅實基礎的計畫。  
會議正在繼續進行中。會議由軍事的討論開  
始，就歐戰所有各戰場的目前形勢加以檢討，  
並且交換最充分的情報。關於對納粹德國進行  
的戰爭的最後階段的共同軍事行動，已獲得  
完全的同意。三國政府的軍事參謀部現正從事  
共同擬定詳細計畫。關於和確立一種穩固的和平  
有連帶關係的諸問題的討論，也已開始。這  
些討論將收斂於對德國實行佔領與控制的  
共同計畫。歐戰的歐洲的政治問題與經濟問  
題，以及關於儘可能從速確立一種永久的國際  
組織以維持和平的諸建議。公報將於會議結束  
時發布。

# 論 列 強 對 歐 干 涉

美·扶思者

俄使在兩次大戰前引起的騷亂和痛苦之外，再要在歐洲方面加上內戰的恐怖，和聯合國問題如何利用對德國的軍事勝利而衝突，那真是悲慘的半世紀中最大的慘劇。德國所有的逃避戰敗的唯一希望，就是持列強於它現有的偉大聯合力量中的團結。盟國方面不能不給這機會呢。

當新退下紐斯威勃時，在他十二月五日的聲明中，說美國期望義大利人民「尤其是」被解放的領土上的聯合國政府，「去用民主的方法，且不受外來的影響，解決他們的政治問題時」，他將這次戰爭中波羅的海問題之一，公諸於世。雖然在美國人的目光中，他的話也許太善變，但如果這些有關歐洲將來的問題（這些問題，非但對已被解放的民族有絕大的關係，即對解放者，亦莫不如此）能被坦白地解決，那末終久是利多於弊。

盟國負責任的責任呢？但倘若聯合國的政治家們和報章的主筆們，誰對「民主」，「共產主義」和「秩序」等名詞，有一致的定義，那末便能使目下在大西洋兩岸那種熱烈的討論，大大地澄清。在他十二月八日對英國下議院的演說中，邱吉爾先生提出一個民主的標準而形成的定義，他說民主就是「先作戰，後選舉」。如果我們說左翼份子也歐洲方面的擾亂和不團結的唯一源泉，那末我們也犯了歷史上的錯誤。在此時時，義大利，和希臘等國所發生的騷擾。是因共產主義以外的種種原因而

發生的。沒有一個有責任心而且熟悉兩次大戰中間的歐洲情形的人，會片刻地相信那些已被解放的民族，背毫無問題地歡迎某些個人或團體過去，就是那些團體或對錯地認為負責，敗和使他們曾在納粹屠刀下受苦的責任的個人或團體。並且沒有一個能了解人類天性的人，會假定那些曾被饑餓，困苦和疾病驅使到全然絕望的男女們，肯和平地安定下來，去等候那有秩序的選舉，當他們親眼看見那與他們所曾反對的政權（反對的程度幾乎和他們反對納粹一樣）在盟軍的保護下，恢復它們的勢力，無論這種恢復的時期是怎樣的短促。

當美國政府說，它的所以要干涉比利時，義大利，和希臘的內政，不是因為反對左傾份子，而是因為要維持秩序，它固然有一個強有力的證據。我們在這裏的人，看到盟軍方面日益增加的損失，感覺深切地不安，所以都贊成軍事當局認為保護盟軍生命和供應前線所必要的任何措置。但什麼叫做「秩序」呢？得到已獲解放的人民的信譽的臨時政府，豈不比被認為合法而已遭本國人民厭惡的流亡政府，更值得恢復秩序？法國的戴高樂政府（它是在被解放區內唯一的一與一九三九年以前政府毫無關係的政府）已能維持相對的秩序和促進建設。

實際上，也許英國所最關切的，是維持那些會給它戰略基地和其餘利益的政府政權。在戰爭的現階段裏，英國人方面這種關切是十分自然的。它和蘇

聯，因戰略關係而對波蘭東部，波羅的海諸國，以及芬蘭等地的要求，同樣地自然。目下歐洲似乎有再度地分裂為和從前一樣的同盟。這事從美國的觀點上來看，不免令人沮喪。英國正在低地國家，義大利，和希臘方面設法獲得它的勢力範圍，蘇聯正在東歐作同樣的努力；而華沙兩國聯想和蘇聯締結同盟和互助公約，以防戰後之德國。但美國並無充分的理由，在這一點上去批評英國或蘇聯，直等到它能向這兩國以及所有其他聯合國保證，它毫無異議地去留它們建立安全，以防德國再起。

當我們提出上述的論點時，好批評英國的人們大概會說：「啊！但美國（或蘇聯）是在支持那些『正當』的人士呀。」但誰是「正當」人士？這個問題，明顯的是一個主觀的判斷問題。我們能肯定地說的是，照我們所能看到的，蘇聯是在和歐洲的潮流順流而行，而英國是在它恰巧有特別戰略利害關係的幾個區域裏逆流而行。但這問題的核心是在這三大強國之中（按照邱吉爾被接國會議的建議，這三大強國是將負維持國際安全最大部份責任的），沒有一國肯真正採取一個完全不干涉政策，的確，祇要這個世界有一天落在像目前那樣的無政府狀態中，它們中間就沒有一國能採取這種政策。實際上，美國並不贊成一個不干涉政策。當我們認為對於我們有利時，我們也會去干涉，雖然我們在任何地方的干涉，程度上從沒有像英國干涉希臘那樣深。如果美國政府肯實踐蘇聯國聯四月九日的聲明，就是說美國在任何地區都支持有利於民主的勢力，那末我們的政策便能更明瞭。但這仍需要一個「民主」的定義。我們也許就要面對着一個問題，那就是波蘭解放委員會或以托兀師政權所願以

聯，因戰略關係而對波蘭東部，波羅的海諸國，以及芬蘭等地的要求，同樣地自然。目下歐洲似乎有再度地分裂為和從前一樣的同盟。這事從美國的觀點上來看，不免令人沮喪。英國正在低地國家，義大利，和希臘方面設法獲得它的勢力範圍，蘇聯正在東歐作同樣的努力；而華沙兩國聯想和蘇聯締結同盟和互助公約，以防戰後之德國。但美國並無充分的理由，在這一點上去批評英國或蘇聯，直等到它能向這兩國以及所有其他聯合國保證，它毫無異議地去留它們建立安全，以防德國再起。



# 英國 ● 蘇聯 ● 歐洲

英·泰晤士報載  
葉明 動譯

一九一八年協約國戰勝德國而不能發生決定性勝利的原因，就因為東歐從未得到勝利；蘇俄和德國同爲戰敗國。現在蘇聯在東歐已經戰勝，西歐各盟軍現在也將英勇完成勝利的任務，這些就是短命但又極可悲慘的德國政權最後崩潰的先聲。從現在開始，在歐洲歷史上德國將首次（自一九七一年以來）不能成爲國際關係的焦點或歐洲各國外交政策的決定因素，這是歷史上首次在大歐陸心臟所在將沒有一個單獨國家可以和東西兩面（英蘇）的強國相抗衡；實際上英蘇兩國對於歐洲的利害或利害都沒有很大的關係，這是一類前此未有的情況，我們如果以過去類似的實事來解釋這件事，實在是很危險和困難的事情。

蘇聯究竟想在歐洲担任起什麼任務呢？在這個時候歐洲和其地方都將一致到這一個問題，蘇聯和英國一樣，也沒有侵略或擴張勢力的企圖，蘇聯在它的西方所要求的是安全。蘇聯所要求於西方國家的就是一種保證，關於這種保證的程度和形式，可以過天二十五年的經驗作主要的決定；而就蘇聯的安全不能夠受到任何的威脅或其損失受到踐踏。蘇聯未必會贊同其列國干涉歐洲各國。但英國是傳統地堅持要干涉荷蘭、比利時或蘇丹、土耳其附近的國家，美國就對於干涉中美各國的事務，凡英美兩國干涉的所在，對於兩國的安全都富有主要作用。我們如果要求蘇聯放棄關於這同樣要獲得保證的權利實在是不適宜，我們如認蘇聯堅持此項權利爲

侵略政策的象徵，這也是愚笨和弱人的事。蘇聯和英國將分別負擔長久預防歐洲的侵略，我們也希望美國能分擔一部分責任。蘇聯或英國都沒有任何統治歐洲或在歐洲居於最高地位的企圖，同時兩國也不會要求較安全更大的約束。關於這方面，英蘇的利益不但不衝突，而且是相一致的，過去二十年間蘇聯都對於蘇聯的任務，實在具有充分的理由使我們們歡迎和喝彩。

在若干時候我們還有見有人對強大和戰勝的蘇聯表示疑慮，尤其是背景不同的美國，若干人懼怕或暗示蘇聯目前在歐洲的勝利，將傳播下共產主義的種子。蘇聯的革命對於社會和經濟思想會發生重大影響，這種影響（假如這不是主要影響）已因西方各國及美國採用保守經濟政策以防止大小景氣的發生而更劇烈，蘇聯在目前戰爭中的驚人成就，我們可以蘇聯的工業效率或自我犧牲的意義來解釋；這也提高蘇聯在歐洲和在世界的聲望的原因，英美目前前在歐洲的聲望和蘇聯是一樣的，至於英美將來的聲望，就要看它們能否完成一體社會和經濟政策，充分利用僱工，發展生產效率，和提高生活程度，我們如果說蘇聯目前利用它在各國的影響來發展共產主義或類似的事情，其實在是不可靠。我們也沒有理由假設蘇聯將轉變它的態度，在斯斯拉夫方面，蘇聯始終是欲飲杜元帥的後盾，這並非狹狹地能是一個共產主義者，實在是因為他的領袖地位是建立在堅固的和廣大的羣衆擁護之上。在義大利

獲得政權的方法，不是民主的。最後分析起來講，當我們說我們支持有利於民主的勢力時，我們真正的意思是說，我們支持有利於美國而反對他日兩國的勢力。而且，如果沒有美國的干涉（即使這干涉僅僅採取救濟的方式），那末這種勢力的不能達到斯退丁紐斯氏所主張的民主目標，便有極大的可能。

假使我們面對這問題舉行一個蓋洛普民意測驗，我們大概會發現美國絕大多數的民衆，贊成在我們國境以外，建立和我們自己的制度同樣的制度，而反對使用美國的武力，去恢復那些我們認爲反動的政府。而最要不利的是去支持那些君主政體。但這次大戰的經驗已經證明，假使我們和英國人光說我們贊成民主或與民主同情，而於民主正在某處設法獲得立足點時，不肯去支持它，甚至有時還去支持它的敵人，那是不夠的。我們必須先認定我們對於戰後歐洲的目標，然後才能希望獲得和美國及蘇聯協議的真正基礎。如果（真像邱吉爾氏所担心的）蘇聯在歐洲某幾個對英國有戰略重要性的區域中得勢，那末這並不是蘇聯有特殊的德性或較優的陰謀，而是因爲英美兩國，太不盡誠，坐視民主運動失敗。（源文載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五日「美國外交政策公報」，作者是V. M. Darr）

方面，蘇聯決定讓義大利產生一個人民專政的政權，波蘭、希臘、蘇聯政策的明顯目標就是產生一個安穩負責的政府，使那個政府可能代表被入各種的意見。由此可知，蘇聯所採用的歐洲外交政策是曾經以公正心理慎重考慮過當地的形勢。蘇聯支持若干國家，我們如果假使蘇聯帶有利用的動機，那實在是錯誤，我們如假使蘇聯已對若干可能建立一個堅實和穩固的政府，人則斷絕說，這也同樣的不合理。這些困難和複雜的問題，各方面實在不能預存偏見，而還有需要公開討論。奧林林克和邱吉爾首領最近在莫斯科舉行商談，就充滿這種精神，他們已得到輝煌和滿大的成就。

歐洲解放區無政府狀態和內戰的危險在許多人的腦中已有深刻的印痕。我們如果要避免這種危險，英蘇政策的一致，彼此對於主要權力的同情和瞭解，以及存歐洲行動的合一，都是迫不容緩的；我們要完成歐洲統一，勢須等待法國的復興與新生，單是消滅地希望和平是不夠的。我們破壞了德軍的武力和保證德國不能再作非作歹，（這條件工作固然是非常的重要），也是不夠的；我們恢復從德解放的各國政府（雖然雙方很容易和解放國的政府成立協定），並給予若干的政權，或組織些解放區的政府可以按其特色而獨立行動來引起這些建立和平和繁榮的平等的責任，這是不夠的。一九一九到一九二三年的經驗對於我們所應有的事都正好相反，建立新歐洲的積極工作還在前面，在社會和經濟組織方面的需要就更為明顯。

十九世紀歐洲所採用的統一主義大部分是以國際經濟和財政制度為根據，這種制度必須倚賴入口及商品的自由移動，一國資金流入另一國，擴充海外市場，和密切支配倫敦金融市場，這些市場到今天已絕跡。我們在作聯盟經濟秩序混亂的緣故，不僅是因為我們未承認以前制度的不能恢復，同時也因為我們未承認必須以一種新的社會建設制度代替舊的，歐洲方面現分成二十個獨立的自給的單

位，每個單位都成爲各自尋求自身的利益而最後歸於失敗的一種制度，我們今天所談的，就是我們由一九一九年和平條約那天裏得到的一種教訓；那就是說十九世紀的制度或模範。那國制度有措施，都不能挽救今日的世界。歐洲所有經濟設備已根本崩潰，目前在各戰勝國面前的問題不是如何選擇各種經濟組織之理論，而是要對極複雜的經濟問題作迅速解決。假如人民的生活問題不能解決，而若干城市和領土，又受到內戰完全解體的威脅，那麼國家主權和國際計劃就要發生一種新局面。

英蘇和美國的第一個責任是要負責歐洲經濟重建的責任。關於彼此經濟理想不同，這對於一項工作的實行並不發生障礙，而且一種分歧還能達到適應性或實際作用。但有一主要條件，那就是我們一致決心到不回到經濟瓦解的路上去，或回到過去二十年散漫的經濟國家主義，我們應當認歐洲不是一個一連串單位，而當認歐洲爲彼此交織及互相依賴着。其中沒有任何單獨的利害。過去四年間已普遍一孤立或一痛苦液狀的若干小國，到現在可不能再忘記歐洲方面互相依賴的原則了。法國性復爲歐洲一個最大強國以後，對於這一原則似也不能忘却。這一個原則也同樣可以應用到德國，我們必須站在整個歐洲利益的立場從事德國的經濟建設，這項工作與用軍事或政治力量約束德國（作爲和平的保證）相比，其迫切程度也差不多。目前正開始繼續的各種大問題，這時應常用一種遠大的眼光來處理，同時我們應當使發生衝突，歐洲間和用遠大眼光所處理的問題不會發生衝突，歐洲間和用遠大眼光可能產生一種類似權威性質的法庭作用，我們希望在這個委員會裏彼此明白交換意見並產生一種共同的政策。這個委員會從事關於目前急不容緩的歐洲建設基本原則的實踐，可以說是最近適宜的一件事。（原載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六日倫敦泰晤士報）

（原載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六日倫敦泰晤士報）

# 編後記

本期出版地在二月十七日。正好是新正月初五。在這以前，印刷廠有幾天歲寒休養。因此，本期特提前編發，並加工趕印，爲了保持本報從不脫期並光榮傳統，本期特提前五天出版，早日發售。

在本期編印的過程中，正是大新聞不斷發生的時節；舉世人心，嚮往蘇軍。本期發表沙漢先生論東線偉大攻勢一文，是在二月五日脫稿的。所以，我們不得不請求讀者自己在每日新聞的閱讀中，趕上邁向柏林的蘇軍底步伐！

二月初，全世界（包括德日在內）都在等待羅邱史會談的結果。那一個光輝的城市是三五頭開會的地點呢？但，比地帶還重要的，是他們到底談了一些什麼。陳翰伯先生一文脫稿之時，這件動人的新聞還沒有正式發表。他在文章裏把三頭會談的背景，講席上的議題，未來的展望，給了我們一個詳盡的解剖。

與羅邱史會談有關的文章，最近幾期的本報幾乎期期有。本期的「蘇聯對世界輿論的見解」，「論列強對蘇干涉」，「英國、蘇聯、歐洲」一文，可以研究歐戰結束後的蘇聯動向。馬尼利已經陷落，蘇洋決戰將近露末。但柏德遜告訴我們的，正如標題所示——「歐戰日本並非易事」，本文值得再三體認，同時應該思索一下我們中國負有的責任。

怎樣的政治與經濟的處理方法，在東亞和太平洋方面，才能最妥善的保證持久的和平與滿洲的繁榮，這個問題雖然對英美兩國人民是十分關切的。雖然美國的注意力今天主要是集中在擊敗日本的任務上，但是，對於戰後遠東可期的和願望的發展，當然也會有滿洲的興隆與討論。在有關中日兩國未來發展以許多問題之外，美國人民自然應該以對銳的興趣與關注。蘇聯在東亞問題中未嘗不可有作用。雖然，英美蘇三國還沒有與德國黑蘭會議比擬的，任何有關亞洲的政治協定，但是絕大部份美國人民都清楚的希望英美蘇三國在全世界各地繼續合作，以爲永久和平的最好保證。但，不幸，還有一小部份人（但却是漸增的發聲的小部份人）意見，是在美國的具有影響的媒介物，自己感覺蘇聯參加遠東問題就是一個威脅。這些狹窄的反應在散佈預言的虛假惡意的宣傳之中，越來越變得厚顏。恥了，在一方面，用關於蘇聯國內政治經濟問題的毫無根據的批評來中傷蘇聯，在另一方面，就又整出一副「赤化威脅」的警告書，說是在「果美國不去自行干涉，予以制止，這一個赤化威脅」就「就橫掃亞洲」。

這些嘲弄蘇聯的象略（這正是流行甚廣的雜誌如「時代」，「生活」，「國者」文藝），以巨大的猛力追尋「的策略」，「能動化未來數年的蘇美關係。自然，不能動化未來數年的蘇美關係。自然，不能動化未來數年的蘇美關係。

是在對日戰爭中成爲一個積極的參加者。但是，從過去數年的歷史方面去看，是可能找到蘇聯在遠東的目標與政策的極正確與的圖畫。美國人民應該承認，蘇聯在亞洲戰後目標，是同蘇聯和美國的目標完全符合的，這當然是最重要的。

要打算估計蘇聯遠東政策可能的未來方針，應該注意的最重要的事實，就是和其它大工業強國不一樣的，蘇聯並不需要把剩餘的資本和產品找到對外的出路。因爲蘇聯的利息並不是爲了私有的利益而活動着的，蘇聯的

# 蘇聯與遠東

美·美亞雜誌載  
王野虹譯

聯在遠東的經濟侵入或商業競爭；並沒有蘇聯爭奪參加市場與投資機會的景象。在另一方面，蘇聯從苦痛的經驗中知道脆弱與不平衡的經濟就是潛在的戰爭營養者。所以，可能這樣假設，蘇聯政府爲了國家安全的理由，對於東亞各國在戰後出現的政治與經濟制度的腐蝕，是有極大興趣的，是要看這些國家是會對和平有所貢獻呢，還是重新造成國際戰爭和衝突。

自從一九四一年以來，發生的關於蘇聯會不會或應該不應該在對日戰爭中成爲一個積極參加者的熱烈爭辯，曾經造成了許多混亂，對於蘇聯在遠東問題中的作用。如果我們承認這是全球性的戰爭這個事實，我們就應該承認蘇聯已經辦到了在獲取勝利中比它任何別的部份還多的工作，不能有曲解。邏輯到蘇聯呢在全球性和和平解決中的發言，不管蘇聯的軍隊是在每一條戰線上作了戰。再者，蘇聯在遠東「或裝上」的作用，是爲了嚴格軍事理由而保持着的，因爲所有各軍事機械都認爲這是正確的，此事本身就在中國東北部署制了日本

大批最好的軍隊。如果蘇聯在一九四二年參加了對日作戰，它就會在史達林格勒的戰爭中失敗，這樣蘇聯的戰爭，與德國的戰爭，就都完結了。和某些中國人的立場顯然不同的，英國和美國都極力希望蘇聯在希特勒失敗以後再積極的參加亞洲戰爭的戰後一個階段，因爲它們知道這樣可以縮短戰爭，保全許多美國人和英國人的生命。然而，無論在英國或美國方面，都沒有想成立一個相當於在德國國成立。有關的戰戰協定的太平洋協定可以證。相反的，有強有力的證據可以證明從政治的觀點看來，亞洲的戰爭仍舊是爲了恢復戰前的「維持現狀」。

自然，現在不可能預測亞洲軍事事的轉勢，或蘇聯在其中將擔任什麼角色。但是蘇聯對中國和日本的政策在過去幾年中已非常顯明了。在一九三七年初，當日本爲了征服中國而發動戰爭的時候，蘇聯是整個中國一個最有力的支持者。不祇是外交人民委員會主席李維諾夫盡最大努力爲中國國際的支援。而且從蘇聯派到自由中國的物資援助也比任何其他國家都要早。此外，蘇聯還供給中國陸軍和空軍技術顧問。自從一九三七年以來，從沒有一個時期蘇聯的援助到過中國共產黨那方面；所有的供應，信用借款，和技術幫助都直接的全部給予重慶國民政府。在一九四一年六月希特勒侵略蘇聯以後，蘇聯給中國援助漸漸減少，最後完全停止。這大概是由於蘇聯需要它全部的資源從事它自己的反抗德國的鬥爭。這價值（原載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份「美亞雜誌」）

# 擊●敗●日●本●並●非●易●易

美陸軍部次長  
德遜著  
泊以譯

馬尼刺落落了，菲律賓底戰事就要結束。日本帝國底海洋防線已經瓦解。日軍很快的就會崩潰了吧？美國陸軍部長柏德遜却不這等主張。他在這篇文章裏告訴我們：「我並沒有發現什麼理由相信我們在擊敗德國之後，可以在短期內解決日本。」柏德遜從美軍可能遇到的空軍，航運，工業，作戰基地，兵力轉移，與日軍的實力等等的問題上，給出了我們權威的解釋。本文原載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美國「柯里爾」雜誌。這是一本很流行的雜誌，因此柏德遜的文章，也是用了最淺顯的筆調，說明了這個繁複的軍事問題。(編者)

我的桌上有兩張紙。有一張是剪下來的報紙，上面有一個標題說：「德國潰敗後日本也將迅速崩潰。」另一張是剛由南太平洋傳來的一個陸軍軍官的報告。其中敘述不久以前的一個下午，一隊五個人的斥候在森林中搜索前進的故事。

突然有一架機關槍阻止了斥候隊的前進。其中的一個人立刻斃命。其餘四人立刻伏在地下，並且發現數碼外有一個日本偵察兵，把一枝輕機關槍架在散兵坑的邊緣上瞄準。美國斥候還來不及迴避，又給他打死一個人。

幾枝自動步槍彈打中那個日本兵的右肩。他沒有辦法再用機關槍。便散散兵坑裏跳出來，用左手發射手槍，使第三個美國兵遭受重傷。美方的自動步槍再發一輪彈他擊倒在壕，但是他還極力掙扎開槍，又打傷了一個美國兵，最後才仰臥在地上，兩臂都已受傷。

等到最後一個美國兵走到他的身邊時，他躺在地面上已經無能為力，但是他的傷痕累累的身體上，瘋狂的戰鬥精神還沒有消失。他抬起頭來攙那個美國兵，作驚慌失措的求救表示。一枝槍彈打在他

的兩眼中間，把他送回老家去了。

我所以敘述這個故事，是因為它可以代表我軍在太平洋上所遭遇的日本兵。敵人的死傷雖然遠較我們為重，但是他們作戰到底的決心却在每一次戰鬥中都表現得極明顯。

我曾想到過太平洋戰場觀察，看見我軍在那裏獵捕敵人的許多險惡叢林。我也曾研究過麥克阿瑟，史迪威，羅尼和陳納德諸將的報告。我親眼看見我們運輸兵員和裝備所必須經過的絕大距離。我可以總括一句話，我並沒有發現什麼理由相信我們在擊敗德國之後，可以在短期內解決日本。

我們雖然在菲律賓登陸成功，海戰復獲輝煌勝利，但是在訂定未來的作戰計劃時，却沒有認為對日戰爭容易制勝。其原因如下：

(一)目前日本的陸軍比珍珠港事件時更大更強。有陸軍四百萬人，人人裝備和美軍斥候五人作戰的那個日本兵一樣。它還有一百萬過齡壯丁沒有奉召入伍，此外又有十七歲和十八歲的壯丁一百萬人，這些人自從嬰孩時代起，便滋養了仇美情緒，最近則經訓練下令戰名服役。

(二)日本的工業機構，因為有大量儲存的軍用原料和數百萬奴隸勞工支持，所以目前仍極強大。他們對於許多種類的武器，還可以繼續增產，而我們都還沒有空軍根據地，可以像打擊德意國軍火生產，為我軍在歐洲的進展開闢途徑那樣，施行一日廿四小時不斷的飽和轟炸，以打擊日本的這些生產設備。

我們自從在南太平洋發動攻勢以來兩年內，曾予日方以重大打擊，日本却不僅能夠維持它的軍事實力，其陸軍兵力還有更大增長。他們調訓新部隊和整理舊部隊的結果，已足以抵消損失而有餘。

我們已在菲律賓的登陸中證明，我們的兩棲作戰技術，已經練得十分成功。這樣龐大的部隊，在水上經過這樣長遠的距離，然後再在敵人控制下的土地登陸，的確是空前未有之舉。我們在雷伊泰的成功不僅是我陸軍和海軍之榮，而且在雷伊泰的國內民衆生產努力的重大功績。我們可以在歐洲的供應需要到達最高峯的時候，在距離我國西海岸七千哩的地方從事這種作戰，的確是我國軍事力量增長的明證，但是我們在瞭解本身的進步時，却不要低估了日本的實力。

我們應該記得，日本強大陸軍的主力目前仍在中國，台灣及其本土，都沒有和我們接觸。迄今為止，我們所遇到的日軍都是保衛外哨站的小部隊。我們還沒有突入日本的內層防禦區域。但是我們已經和不少的日軍接觸，曉得他們都是有經驗和勇猛於軍人，個個悍不怕死。

這種瘋狂是一股鋒鋒的劍，雖然殺害了我們不少的兵員，他們自己的兵員受害的更多。日本軍人是不肯投降的。日軍在我們手裏死傷的有七十五萬，但是被我們俘虜的只有七千五百人。

這自銀部亦表示日本人志氣已見衰落。他們也認得本身已經退居守勢，但是他們的領導者都告訴他們說，日本是「神國」，從來沒有在戰爭中失敗，將來也永遠不會失敗。他們仍然相信本身的無敵，因此我們決不能希望他們的士氣崩潰，甚至在他們的虛境似無希望的時候，也是如此。

要推測日本的勝算只有一項辦法，便是把我們能够在太平洋上有致應用的一切兵力都調到太平洋方面來。這正是我們在歐洲戰爭結束後所要做的工作。我們只須對付一個敵人的影響，自然不需所有的軍隊，但是我們如果要保證在勝利途中不致蹉跎，則陸軍中需要保持的兵員應該多於所能復員的編隊。

戰敗德國後不需要再服兵役的人，政府將讓他們的服役成績以及他們的子女數目，訂定一種公平的復員先後制度，使他們回復平民生活。這種制度是供德軍人本身的意見訂定的，其中包括的是在決定什麼人應該先退伍時所應該考慮到的因素。

日本艦隊自從在太平洋兩太平洋尤其是在菲律賓海而遭受重大損失之後，已經不復幾個月前那樣強大，但是還不失為對於我們未來作戰的一項威脅。日本還有好些完全無損的航空母艦和戰鬥艦，或者其損傷情況不致於使它們永久不能作戰，日本艦隊在菲律賓海而慘敗的結果，必然會把這些殘餘軍艦儘可能保留起來，以便在保衛本土時作最後一次拚命的本錢。

一般人都認為去年夏天東京內閣的倒台是日本國內陣線重新倒轉的表示。可是事實上擔任首相小磯國昭已在多方面擴大了政府的基礎，并且加強了軍事和經濟兩方面的陣線。

東條因對日古在軍事上逃避責任，已使日本人和他那陸軍控制下的內閣在各方批評之下無法立足。反之，小磯却使內閣大體上比較能够代表全國，而且其中包括有日本各有力集團的諒解領袖在內，實力更加雄厚，不過內閣本身仍受控制東條內閣的關東軍人控制。

最近日本政府向民衆報告戰局，已經比較接近事實。政府坦白告訴他們說，他們必須準備接受重大犧牲。他們相信自己能够使戰爭陷入停滯狀態，並希望盡能使盟軍遭受重大死傷，將戰爭期間避會拖長，以達到這一目的。

我們完全瞭解日本人的意思。他們認爲戰爭迂延不決的結果，美國民衆將發生厭戰和不諳的情緒，終於應成立妥協的和平。這種妥協可以使日本再行開始準備征服世界的工作。

我們對擊敗日本這一策略起見，應勿過於樂觀，因爲過成樂觀最足以產生日本人所希望的结果，我們對於在擊敗日本方面將遭到的問題，也不能估計過低。

我們之中有一些人喜歡說，日本的工業以美國的標準來比較，簡直不值一笑。我們在研究日本的經濟潛力時，總喜歡以一項對一項或一件對一件的辦法，來比較日本和我們的生產力。這種比較雖然使我們對於戰爭的後勝利，深信不疑，却不能表現日本經濟的比較實力，結果還會使我們對於擊敗日本所需的努力估計過低。

事實上，日本的戰時工業自從珍珠港事件以來，每年都有重大增長。過去五年來，日本人集中全力，擴充他們的工業設備，結果他們生產飛機，坦克，裝甲車和各種大砲的能力都見增加。

如果日本缺乏必要的原料，其工業機噐雖充足，也將無濟於事，但是她在這一方面都處於有利地位。他們在過去二年來對佔領區的结果，已經積聚了大量原料，據一般估計，足夠供給兩年之用。

日本工業力量的另一因素便是它的大量人力。他們除了本土的七千五百萬日本人之外，還從佔領區的三億五千萬人口中吸收勞力，其中有朝鮮人，台灣人，中國人，菲律賓人，馬來人，爪哇人，泰人和緬甸人。因此他們的人力實際上是不會枯竭的。日本集中全力於作戰工業，並將民用生產降低到最小限度的結果，已能減輕金屬，飛機和武器等的生產，效率太低或者不必要的工廠都停閉。其設備和勞力調到效率較高而且更重要的工廠去。

目前日本飛機的生產率高於盟方摧毀日機的速度。他們將生產設備改製新式飛機的結果，生產率達到每月一千二百架，現在其生產率大概又提高了百分之廿五。

日本的鋼產不及美國的十分之一，但是迄今為止，他們的藥彈和武器消耗都不大，作戰物質的積聚已經不少，因此現行的鋼產足以應付日本的軍事需要而有餘。

我們的海軍和空軍擊沉日本船隻的速度高於他們的建造速度，但是日本因為漸次退入內層防禦區域，其航線逐漸縮短，對於船隻的需要也將減少。我們的處境却完全相反。

許多人認爲盟國日本的工作，只是將我們的強大空軍由歐洲，轉調到太平洋，將日本完全炸平便够了。不幸的是，這一問題並不這樣簡單。沒有長期和徹底的準備，飛機決難調動。第一，我們必須取得用爲根據地的陸地。這便是說，我們必須調動大



量的地面部隊和海軍，從事大規模的兩棲作戰。事先並用空軍轟炸，以軟化敵方的防禦力。

登陸完成並且佔領機場之後，又需要重建，擴充和防禦。港口設備必須大加擴張，使供應品起卸容

我們更將大量飛機迅速調到太平洋方面，其中有一項障礙便是給養缺乏，我們所以還沒有完全消滅

日本的外層防禦，大部份由於這一原因。這一工作消耗了我們在歐洲戰場上所能節省下來的一切物資，同時犧牲了許多生命，用出大量的船隻。

我們的空軍所需的供應品和地面勤務人員，汽油，房舍以及建築跑道的的水泥，開機場的開路機，都是不能由空中運輸的，必須用船隻裝載，才能運過太平洋。

由此可知，如果我們以為一旦歐戰結束之後，對日本的空戰便可以立刻停頓，其結果，然失望。我們將帶智竭盡力，或短期內所能完成的。

德國崩潰後，我們將一切力量立即由歐洲戰場調到太平洋的問題，是每一個美國人都很切切的問題，兵員和供應品的對歐運輸，可以在幾小時內便行停止。但是這種以高速度開關的機器，却不能甚至在還沒有完全停止的情況下，立即向反對方面開動。

德國失敗後的一年內，備就陸軍而論，其需要運到太平洋上的供應品，便等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到海外去的供應品總額的四倍。由我們的西海岸各港到太平洋對岸的距離約倍於我們東海岸各港到歐洲的距離。這便是說，我們如果要在遠東維持一支和歐戰戰場相同的兵力；所需要的船隻，護航艦便須比歐戰時在歐洲的數目。

這有一項比給養更大的問題，但是我們必須在太

太平洋彼岸獲得充分的根據地和港口設備。在那裏建立根據地的問題而論和在火災暨中央建立紐約的問題一樣繁雜。一切工作都得從根本做起，成噸的鋼，木料，電線，管子，燃料，食物，挖泥機，曳引以及其他無數項目的物資都需要運涉重洋。港口必須建立起來，碼頭，倉庫，公路和其他設備都須齊全無缺。

這一建設過程中有一項最浪費之點，便是我們逐漸接近日本心臟部份的根據地時，後方的根據地便須陸續放棄，因此我們在這次戰爭中還須建築的港灣，機場和倉庫區域總不下於數十處。

夏威夷和馬尼刺的五百三百哩之間，設前並沒有一個開闢得很好的港口。澳洲和馬尼刺的二千哩之間，沒有一座可以容納自由輪的船塢，鐵路以及有遮蔽的倉庫也都闕如。甚至供給軍隊衣食住的設備都無有。

滄大雨，悶熱的叢林氣候以及熱帶疾病的流行更增加我們的困難。我們在新幾內亞的彌爾奈河，曾經在來處向溪流和小河上面架橋，使各個碼頭和倉庫之間來往方便。一次特別大的雨運壞了三天，所有的橋都被衝跑了。新幾內亞的芬斯利哈芬有一次滄大雨，橋壞了差不多一個星期，把我們辛辛苦苦築就的公路網整個破壞了，我們所遭遇的情勢由此不難了解。

我們在歐洲的作戰中，有修理毀壞後的設備一項問題。港口，鐵路和公路都需修理，使它們恢復功用，這是一項困難的工作，但是和對日戰爭中一切港口，鐵路和公路都需要從頭建設起來的情形比較，其差別却不可以道里計。

到這裏為止，我所談到的，大體都是我們所遭遇的障礙以及日軍的實力等問題。現在我想指出一些

我們本身的優點。我們經過將近三年戰爭的結果，除了中國之外，確已在一切區域阻遏敵人的進展，我們已經使他們的海軍遭遇過重大損失，而且對他們的空軍和船隻發動重大打擊。我們每損失一人，日方便要損失十一人。我們已經得到通往戰區的安全交通線。我們已將強有力的超級空中堡壘飛機加入作戰，使日本的大工業中心處於我們轟炸航程之內。

此外我們還使日本外層防禦區域線上的主要根據地約五十處失去作用，現在已經進到可以攻擊日方內層防禦區域的距離。將來只要再跨一步，便可以切斷日本由南至北的海上運輸線。這一步驟使日本遭受重大打擊。我們藉着本身的龐大戰時生產能力，已經在海上和空中獲得應酬勢力，甚至在歐洲大戰還未結束的目標便是如此。最要緊的是，我們並非獨力作戰。邱吉爾首相已經保證英國軍隊在擊敗日本的工作上，將予我們以無限制的協助。

美國人藉其智証，已經發明許多新武器，特別能適應太平洋的作戰環境，其中有一部分還沒有用出來，其餘的已在太平洋區域普遍應用，日軍的一項弱點便是裝備和武器低劣。他們缺乏發明能力和工程技術，因此使我們得到很大的優勢。

我們能够擊敗日本已經毫無疑義，但是我們却不能希望日本中途認輸。最後勝利決非易致。甚至在最好的情況下，我們的損失也不會輕微。

如果我們能使全部陸軍在亞洲某處戰場上和日本的全部陸軍正面作戰，則吾人必能獲得決定性的勝利，使太平洋戰爭迅速結束。我們在質和量兩方面的優勢都是無須置疑的。我們的空軍和海軍也是如此。但是日本人却將竭力避免這種戰鬥。我們必須以極困難的方法，方能攻擊他們。



# 蘇聯的再造與更生

美·史特朗女士著 任公譯

史特朗 (Anna Louise Strong) 是久居蘇聯的一位美國女作家，對於蘇聯的工業，她是直言無諱地加以贊佩的。這為東西是史特朗從莫斯科用無線電把她的蘇聯復興工程所得的新觀察報告給我們的。原文見一九四四年十二月號美刊「大西洋」月刊。史特朗女士的名字對於中國讀者也不是生疏的，抗戰初期她曾來到漢口採訪新聞。(譯者附註)

在慘烈的一九四二年十二月間，當伏爾加河畔的史達林格勒正在苦戰的時候，當蘇聯南方煤礦和鋼鐵中心頓內茨盆地正在敵人手裏渡過第二個冬季的時候，蘇聯極北森林地帶的伐木人，已經開始為準備修理礦坑而伐木，其時那些礦坑還在德軍手裏。

那是深具信心的工作——準備將來。將來是由戰爭的命運來決定的，然而在蘇聯，這樣的信心是很普遍的，蘇聯所有的人都有這樣的信心，他們相信他們的紅軍會很快地把那些煤礦奪還來。他們知道蘇聯埃國需要煤，他們必須準備重新建設。因此

## 神奇的故事

木頭新下來之後，結成木筏，趁伏爾加河春水汎漲之際順流而下，駁表上船，再運向頓河下游。在整個漫長的水位較高的夏季，這些木頭作長遠旅行，它們的目的地的煤礦，却還在納粹手裏。但當紅軍的夏季攻勢終於穿過礦區，攻克了一個城又一個城，攻克了一個礦又一個礦的時候，修理礦坑的木頭在軍隊之後不過一星期光景就來到了，那是從北方森林地帶運到戰地的木頭。

在一九四一年殘酷的冬季，當德軍的鐵甲車再列格勒的時候，列爾格勒的公民們先是缺乏糧食，之後缺乏水，之後是電，之後是燃料。當德軍的砲彈轟擊最優美而具有歷史價值的建築物時候，當每個男人，女人和小孩都在為保衛列爾格勒而工作的時候，列爾格勒建築師委員會就開始測量該城，準備修理將來的德軍可能引起的創傷。

列爾格勒人在拉多加湖冰凍的湖面上造了一條公路和一條鐵路，以運入少數食糧，運出飢餓的兒童。這兩條路每天被炸，但每天修復。在那公路上，博物院的幹事們在極端急需的汽車中尋覓地位，以疏散城中著名的六十個博物院內珍貴重的寶物，把它們運到遙遠的內地。其他的寶物是深深埋在地窖里的。在列爾格勒最吃緊的時候，有男女三百人從事掘工事的工作中被召喚去埋藏阿尼契科天橋上雕刻家克洛特所作的四組騎士像。他們在零下三十度時掘土，搬出了這些

偉大的雕像。

紀念物保存委員會主任倍萊雲註說：「最困難的事，是保全過去著名的建築家所設計的宮殿和其他建築物。這些房屋無法埋藏，也無法用沙袋掩蓋，而且是砲彈的好目標。因此，我們建築家就把這些房屋的圖樣極準確而詳盡地畫下來，以備重新建造。」

建築家們在過火之下工作，而且常常餓着肚子。他們用凍壞了的手術畫圖。他們不僅忠實地描下了具有藝術和歷史意義的建築物的一切細微末節，以備重新建造，而且為改善城市，增加大眾的安寧，休息和衛生設備而製作計劃。當炸彈毀滅了過份擁擠的區裏的普通房屋的時候，建築家們就考慮如何把廢墟改成公園和遊戲場。

## 不能相信的納粹暴行

美國人決不可能想像納粹留下的廢

城如何廣，也不可能想使蘇聯人重新建設的熱情怎樣高。美國人以爲德軍撤時的嚴守，和蘇聯的「焦土政策」相似。那不對，蘇聯從沒有用過「焦土」這個名詞，那是美國報紙標題上的玩意兒。蘇聯人有一個計劃得很好的戰略：疏散或被破壞具有軍事或經濟價值的東西，以免爲敵人利用。可是德國人不然，他們破壞居民的住宅，水溝以及日常生活的一切必需品，把身強力壯的人運到德國去當奴隸，對於留下來的居民，常常大批屠殺，或使他們染上疾病。

納粹的行動和現代人類所認爲正常的行動距離太遠了，即使人們親眼看到了他們的行動的實際，心裏也難於相信的。我曾經親自碰見過十二個猶太人，他們是明斯克猶太居民區十二萬人中僅存的人。我的蘇聯老朋友們不時單單地告訴我，他們的妻子，姊妹或孩子給納粹殺掉了。蘇聯調查委員會正在把有些納粹軍官的姓名紀錄下來，並且記錄他們把坦克滾過嬰兒，以逼迫母親們供出遊擊隊員的情形，或在礦內或盆地把無數平民活埋在新坑裏的行凶日期。納粹這些辦法都重訂計劃，其目的在阻止一低級種族復活。甚至戰後都無法健康。

由於這樣，當公有財產又歸入蘇聯公民之手的時候，由於全民族復活的意志，蘇聯公民們心裏充滿着重新建設的熱情。這上面還得加上原有的建設熱誠，蘇聯青年二十年來就在這種熱誠的空氣之中長大起來的。在解放區的幾乎每一個角落裏，蘇維埃人民創造着奇蹟。

復興工作的第一步，是由節節進展的軍隊中的工程人員擔任的。這包括重修被軍撤退時所破壞的鐵路。

**掃雷與檢校**

蘇聯人民恢復被蹂躪地區的步驟，現在是十分標準化了。步驟很複雜，開始是從廢墟之中剔除地雷，之後按新的計劃，重新建設被破壞的農莊和工廠。計劃中也包括醫治染上疾病的居民，重新教養青少年。很多少年人幾年來過着沒有父母的生活，沒有正常的社會生活，並且是經常在最沉重的壓迫下過日子的。

紅軍每解放一個城市，第一擔任務是掃清地雷和儲東西。這項工作一部份是由紅軍檢校前哨擔任的。工兵總隊大路上的地雷，紅軍埋藏隊處理戰鬥後留下的大部份屍首（蘇聯的敵人屍首的數字就是這樣來的）。這是軍隊並不停修；他們很快地經過這個城。日常生活的整理和重新建設的工作，就馬上由平民負擔起來了。城市通常不僅被損害極重，並且起初是十室九空的。但一解放之後，人們開始很快地回來了。我在到明斯克的路上，一路看見他們一步一步往前走，帶着孩子和家庭雜物。在城裏，有許多大人從碎瓦和損壞的洞裏擠出來。他們衣衫襤褸，有些人光着腳，並且由於饑餓和缺乏醫療，很軟弱。他們發現自己的家給炸掉了，或化成灰土了，就搬到隣舍家住，或在破碎的廢墟下暫時安身。好幾千人每天晚上到城外露宿，以避免轟炸，因為明斯克離開前線很近。城市在表面上也許顯得混亂，實際上却並不混亂。戰前市況中許多人即使被迫離城，也從不離開自己的工作崗位。他們按照一個嚴肅的命言行事。有的人到東部去，帶着工廠，機關和兒童。有的成爲附近遊擊隊的領袖，經由蘇聯人員，經常跟城裏通消息。在白俄羅斯，別列和森林是天然地帶，遊擊隊特別多。白俄羅斯的游擊隊一向不斷地控制着明斯克州一半以上的地方。

在兩天之內，市蘇維埃和三個市區蘇維埃就調查人口，分修修城市的工作，工錢由國家銀行的分行支付。一切工人都領到了自己及家庭的糧食，單單這一樁事，就使每一個工人都急於到市蘇維埃或區蘇維埃去註冊及找工作了。

**到處是危險**

「全城各地都立着警告告示，有的寫着『危險！避開！』有的寫着『地雷已清除』，德軍來不及破壞的

五十多個倉庫給打開了，有人看守着，以小麥，皮革，牲畜和其他物品供大衆之用。運輸工人，電氣工人和裝管工人正在修築電車路，電力廠和自來水廠。有一個制糖委員會專門調查制糖的暴行和救出公家建築物的愛國公民，這些愛國公民將得到公家的獎勵。

在瓦爾迪地的大城市中，掃除地雷是一項長期而複雜的工作。那是需要工兵和游擊隊專門的人來檢查的。在史達林格勒及其近郊，曾發現地雷近十萬枚，木桶裏和書桌上的吸塵水器等都發現過地雷。在一個公共宿舍裏，衣架上連着地雷，有人掛一件衣服，掛着就爆發了。鋼琴一彈就炸，抽一開就炸。有一個大炮彈當雷流通不通的時候裝在天花板上，預計當許多人在睡覺的時候，開了電燈，炸彈就會爆發的。

在史達林格勒解放了一兩年之後，依然能發現地雷，每月約有三百枚。地雷對於小孩子特別危險，因爲小孩子喜歡在五臟地中尋覓東西。無畏的在空地上建造一個個的城市要比在礦和地雷之中重疊着城市來得安全而容易。但是城市的地位，一般是久已被便即重疊兩個因素決定的。此外精神因素也是必須加以考慮，人民的執着的意志，是要把他們自己的城市原樣重新建築起來。

**德國人是慌張的**

法國人科特（譯音按：科特是法國前航空部長，他曾在美國「民族週

刊」上寫了一篇「蘇聯的重建」譯文載本報第七十五期最近在蘇聯既了四個月，研究重新建設的辦法。他告訴我，德國人的設備所造成的衛生問題很嚴重。他說：「德國人弄壞了他們所佔領過的一切地方。」

第一，德國人的身體是很健康的。這一個事實使許多美國人驚奇，因為他們知道德國的清潔和秩序定一向著名於世的。科特說，德國人是死板的，不能適應新的環境。不論由於什麼原因，他們在蘇聯，身體總是健康的。

科特解釋道：「蘇聯人在非常的時候，能够把雪或河沙河自己擦乾淨。戰爭造成了艱難的條件，帶來了風子。紅軍中有洗澡火車游行訪談。兵士由火車的一邊進去，脫光衣服，裸體經過幾節蒸汽的車廂，完全洗乾淨之後，就拿乾淨的襯衣，在一俱樂部」車裏看看書報雜誌，玩玩遊戲，等他們的衣服洗好烘乾之後才出來。但假如洗澡車一時不到，蘇聯的兵士們會跳進雪堆裏，把自己全身洗個乾淨。德國人却不會這麼辦。

「德國人穿了很多毛織的襯衣，辦了就會生虱子。蘇聯人在冬天還是貼肉穿棉織物。蘇聯人冬天騎上極長長的棉布，然後穿上毛氈靴。

由於上述種種理由，蘇聯人的身體是乾淨的，德國人却不。德國人到那裏，傷寒病就傳到那裏。」

德軍把天井和大街當作廁所。布里德斯克附近的村莊裏一個女人告訴我，最受不了的事情之一是「德國人習慣了在不女人面前這是這樣，彷彿我們當作畜牲。」

不論德軍用什麼辦法保護自己兵士的健康，有很多的證據可以說明他們設法有系統地使他們將要離去的地方染上疾病。他們習慣於把屍骨丟入鄰村的井裏，在斯摩棱斯克省，他們把毒藥放在井裏。他們把醫院裏的病人活活燒死。他們常常把傷寒病人從孤立的鄉村裏移到人煙稠密之處，在公路沿線散佈傷寒病，而且禁止醫生去。據說有一次德軍把大批身體衰弱的人，老人和小孩圍在一個鐵絲網圍起來的集中營裏，這樣來培養傷寒病。

**掃除傳染病**

在紅軍所解放的每一個區域裏，健康問題是最先遇到的問題。有時十分之九的居民需要治療，不僅因為傳染病，也因為長期飢餓和沒有醫藥治療。因此發生和醫藥工作者緊跟在紅軍之後進入解放區。

科特特別讚賞處理性病及其他傳染病的切實辦法，「德國人到處傳播性病。這是很混帳的，因為蘇聯實際上早已消滅了性病，那是別的國家從來沒有做過的事。」

蘇聯很輝煌地處理傳染病，解放區不論有什麼傳染病，很快地就過關了。雖然，衛生方面的重新建設還是長期問題。

長期的衛生建設問題包括蘇聯區域的問題，在蘇聯區域裏，德軍不但破壞了醫院和實驗室，而且破壞了全部溝渠和運河。在這地方，蘇聯衛生當局在一九四二年檢查了一千四百萬人的健康，而且把亞砷酸銅（譯者按：一種殺虫藥）撒佈在將近一百萬英畝的沼澤地區，同樣地，北高加索一帶在德軍手裏的時候，甲狀腺腫（譯者按：即頸子脹大）又成普遍現狀。在戰前，蘇聯本來是有防止辦法的，其中包括含碘質的鹽，收復那些地區以後，蘇聯又採取積極辦法。

當然，衛生問題不過是百來種的問題之一。現代文明的整個設備（工廠，農莊，學校，劇基）必須重新建設，因此，政府各部，不論衛生，教育或軍工業部，都有特別的解放區設的一個部門。聯邦政府注意大規模的企業，但希望各地當局修葺房屋和公共設備，生產消費品，當然，各地當局從事這樣的事業，是得到政府的資金和物質資助的。一般人以做到最大限度的幫助為光榮。

**利用機器碎屑**

在離莫斯科六十哩的伊斯科拉城，人民得重建整個城市。附近的榆林可

以供給木料，但需要鋸木廠。他們並不向政府請求幫助，却從破滅了的鐵路上，別地方一架壞了的坦克的零件中，和紅軍救出了其他物品之後還留下來的機器碎屑中，收集各種零件，創造了一個鋸木廠。

哈爾科夫市政府的積極性是一個光輝的例子。該城是一個工業城市，戰前人口在八十萬以上，在德軍佔領時，居民只剩下約二十萬人。紅軍在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一日猛攻哈爾科夫，在八月二十三日黎明以前進入該城。當天早晨九點鐘，市政機關進城了，帶了糧食，下午就在砲火之下分發糧食。

該城一切交通工具自然已被德軍破壞，在解放之後一天，就有飛機運到恢復無綫電，電話和電報的第一批器材，其中間包括配備電器，高壓器具和傳送新聞給居民聽的一千五百瓦無線電機一架。在該城各處電話系統大修以前，裝設了臨時公用電話。把德軍逐出的四天之後，就有一家報紙出現，兩個電影院開業，有名的芭蕾舞哥夫劇場業從莫斯科去開會樂會。這還不是第一次音樂會，因為蘇聯獨立歌劇院的一個團體（烏克蘭最好的戲劇團體，其時疏散在西伯利亞的伊爾庫茲克城）早在紅軍進城兩天之後就趕到，開始表演了。

中央的計劃和各地的行動相結合的洋大觀的總例，是農業的復興。在一九四三年八月，聯邦政府頒佈一道命令，要兩年以前撤退到東部地區的家畜約六十萬頭回到解放區。解放區

農莊代表們就到東都夫，帶了獸醫檢驗過那些家畜之後，就交託給收人把牠們運到千里之外的西部。整個運輸過程是由農業人民委員會佈置的，農業部計劃路程，並且一路供給水和草。

十天之內，數十萬畜牲有乘火車和搭船旅行，大部份則是步行的。東都的農莊因為把這些家畜使用了兩年，所以額外贈送了四萬頭，當作禮品。此外，西部區域又向東部區域訂購一百萬頭，由牛供應這個需要。東部的畜牧育種特別起勁了。到一九四四年一月一日為止，在命令公佈後約四個月，解放區農莊收到了家畜一百七十萬頭。同時，固有森林的木料，發給農人重建牛欄和馬廄。在奧勒蘭區一地，農莊在十天之內築了二萬六千頭家畜建造了冬季禦寒的棚舍。要記住，這些農莊是才從納粹手里逃出來的缺乏衣食的難民。

白俄羅斯和烏克蘭有幾千個村莊必須完全重新建設，建築家們也為他們設計最標準的現代化的式樣。主要的一點是住宅區和生產區分開。住宅區包括住宅、花園、果園和小倉庫，而工場、機器房、穀倉和畜牧場，就在生產區內，生產區則在合作性的大片農田的旁邊。克里米亞半島南部整個區域正在被當作一個單位重新計劃中，計劃里包括培植森林，因為德軍把那裏的樹木砍掉了，葡萄園地帶包

括水平乾涸到拔海八百哩的地方，將作長充分的利用。高低不同的各開墾養院和休養所將用鐵索繫系，使醫生能根據病人的健康狀況，把病人搬上搬下。一種便宜而堅固的樹木加速生長的方法。他們在樹幹上接上護皮，放上一點加速生長的東西，這樣來使老樹的地底下廣大的根發揮加速生長的新作用。

復興工作是極其困難的。蘇聯不單是必須把破壞了的工廠和城市重新建造起來。例如，在史達林格勒，蘇聯人連地殼都翻開，因為規模極大的轟炸已經把地皮炸爛了。孩子們的靈魂所受的創傷更深，他們之中有許多人親眼看到自己的母親被殺死，自己的姊妹被強姦的，他們在好幾個月之後，在兒童之家裏面，依然會常常給惡夢驚醒而啼哭起來。在蘇聯每個家庭裏，都有永不回來的親愛的人，那種損失，是永遠無法補償的。

所以，蘇聯人很少說起「重新建設」，而只說「建設」。他們不僅想恢復過去。他們正在現在的上層建造比過去更美好的將來。他們把蘇維埃國家的全部資源，個人積蓄，和社會主義經濟，貢獻給這一點。這些資源，不論是物質上的和精神上的，都非常巨大。科特先生經過四個月的考察之後，對我說，他確信十五年以後，一切荒蕪的地方都東比戰前更進步。

假如你買不到  
**文匯週報**  
怎麼辦呢？

本報出版，從不脫期。本外埠書店代售，數日內即行告罄。愛讀諸位，稍有忽略，未能按期至代售書店購買，即難免有向隅之歎！最妥善之辦法即為直接訂閱。半年暫出十三期，共三百九十元，平郵免收。掛號每期另加三元。學生軍人九折優待。請函重慶美專校街一〇六號**中外出版社**直接辦理。重慶市區讀者可向民生路一八五號**新知書店**訂閱，定價一律。

本社新書預告：

**美國史**

A. Newins  
H. S. Conmager  
合著

陳先澤  
劉尊棋  
合譯

全書卅餘萬字，共卅章，分上下兩卷裝訂，請密切注意出版日期。詳細內容請見下期本報廣告。

本報訂價

每份零售：熟料紙本三〇元  
訂閱半年：熟料紙本三九〇元  
訂閱全年：熟料紙本七八〇元  
訂閱另加三元。職費在內。  
訂閱全年者，學生軍人九折優待。

訂閱處：  
本市城區代訂處：  
民生路一八五號新知書店  
分發行所：  
重慶臨江路十八號  
成都林森路特天大樓  
成都同安街孝天大樓  
成都同安街孝天大樓  
重慶美專校街一〇六號  
（各地代售店不及備載）  
中外出版社發行  
重慶美專校街一〇六號

沒有看過這影片的不相信它能上銀幕  
沒有讀過這書的不相信它這樣打動人心

它把事實雄辯地擺在你的面前  
它曾引起盟國對蘇政策的改變

# 出使莫斯科記

美國前駐蘇大使戴維斯著 梁純夫譯

李維諾夫  
邵力子等序

· 熟料紙精印每冊百二十元 ·

五十年代出版社發行

總社：重慶都郵路四十號  
分社：西安北大街曹家巷十號  
成都陝西街一三八號附二號

# 新聞週報

站在大眾立場，敢說敢言  
讀者遍海內外，有口皆碑

▲犀利言論：說出你要說的話語；

▲專訪特寫：告訴你關心的大事；

▲新聞内幕：登載日報所沒有的消息；

▲諷刺漫畫：深刻、趣味、是和着眼淚的笑容；

▲幽默短文：發辣、尖銳、是一支無情的利劍；

▲各地通訊：是各地社會的縮影，是人民生活的寫真。

零售每份十五元 半年三九〇元 全年七八〇元

▲重慶林森路一一〇號附四號

# 聯合畫報

( 刊 週 )

僑宗銜：編主 華徒司：人行發

全國風行！  
獨一無二！

閱報之外！  
務看畫報！

## 內容要重

無線電傳真。  
各國時事新聞照片。  
漫畫，木刻，地圖。  
世界各戰場專電，通訊。  
文藝性，趣味性之小品零訊。

## 117 期目錄

- 炸東京·瀋陽
- 中美將領在漢西
- 呂宋美軍向馬尼刺推進
- 西歐將星羣
- 中國人和美國飛機
- 噴射飛機
- 美國海軍偉大的陣容
- 血戰呂宋
- 中印公路暢通(漫畫代評)
- 東線蘇軍攻勢圖

## 定價

每份 零售十五元  
三月 四二〇元  
半年 八四〇元  
全年 一六八〇元  
郵寄費在內  
掛號每期另加三元

歡迎  
批發  
定閱  
銷稿

社報畫合聯

重慶都郵路一四號  
成都都郵路一四號  
昆明都郵路一四號  
電話：四一四九七  
掛號電：三九三三

# 史達林·羅斯福·邱吉爾

——三大巨頭舉行第二次會議，蘇美英踏着德黑蘭會議底道路，再度奠定了同盟國政治團結與軍事合作底基礎。我們要把握過去一年來世界戰局和國際政局底發展，中  
外出版社的兩本新書，是讀者必備的參考讀物：

## 一 九 四 四 年 的 世 界

一九四四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是扭轉戰局的一年，在這一年中的一切，必爲將來史家所注意。

本社有鑒于此，特請金仲華先生編輯本書，執筆的均係當前國際問題專家，系統地綜述一九四四年的國際戰局與政局，作一全面的回顧。立場嚴正，觀察透澈。內容包括「一九四四年的世界」(金仲華)，「演變中的國際政局」(劉尊棋)，「從馬紹爾到明多羅」(于友)，「中國大陸與東南亞」(沙溪)，「歐洲的東線與西線」(梁純夫)，「歐洲解放國政治情勢」(陳翰伯)諸文。是讀報手冊，是國際問題入門的第一本讀物，本外埠書店均有代售，購者從速！

### 金 仲 華 編

譯 編 瑞 啓 毛

每 冊 一 六 〇 元

## 美 國 將 星 錄

本書包括美國當代三十六位海陸空將領之傳略，敘述其生活，興趣，個性及治軍的精神等等。文字活潑生動，有濃厚的文藝風味。前冠「名將簡歷」，後殿「世界各戰場英美將領一覽」。記者、編輯、學校、機關、部隊及個人購閱，它都可指示你最寶貴的成功之路。書內并刊有三十六幅將領的漫畫像，既可欣賞，又有實用。全書一百八十頁，裝幀美觀。

美國將星錄  
優 待 券  
八 折  
一 九 四 四 年 的 世 界  
兩 冊 合 一 或 一 冊 均 以 直 接 向 本 社 購 買 爲 限

# 中 外 出 版 社 印 行

重慶美專一街〇六號 重慶分發行所 重慶成都西安聯營書店